

战术学是军事科学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分支学科
它研究的对象是战斗的本质及其规律，具有非常明显的实践性和操作性

CONGSHU [战术基础理论] 丛书

战术的哲学基础



王东生 黄培义 著



解放军出版社

战术的哲学基础

王东生 黄培义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术的哲学基础/王东生 黄培义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2.12 (2007重印)

ISBN 978 - 7 - 5065 - 5534 - 0

I. 战… II. ①王… ②黄… III. 战术学 IV. E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8064 号

战术的哲学基础

王东生 黄培义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A5 印张: 12.125

字数: 305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26.00 元

再版说明

摆在读者面前的《战术基础理论》丛书，包括以下四种图书：《战术史纲要》（1989年出版）、《战术的哲学基础》（1992年出版）、《合同战斗发展史》（2001年出版）、《中国战术史》（2002年出版）。从出版时间中可以看出，这部丛书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事学术界对战术学基础理论的探研成果。战术学是军事科学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它研究的对象是战斗的本质及其规律。战术用通俗的话说是交战双方最直接的战斗方法，具有非常明显的实践性与操作性。而这四种书分别从“史”的角度与“哲学”的角度对战术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拓展了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从而大大提升了这一分支学科的理论含量与学科化程度，是有非常明显的开拓性与时代进步性，在军队院校教学及部队训练中产生了广泛与良好的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是现代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的军事科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而迅猛的发展。其显著的标志之一是“学科化”与“群众化”。“学科

化”是指学术理论的研究体系是按“学科”分类的。目前中国军事科学体系分为 14 个一级学科、74 个二级学科，这符合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与国际学术界相连，交流方便，中外通达。“群众化”是指“言兵者，未必侯。”军事理论的研究者从领袖、领导者到一般理论研究员、干部、战士，甚至是普通群众，形成群众性的研究队伍。读者从这部丛书中可以看出这些特点。这也是我们再版重印这些书的一个原因。

此次再版重印前，编著者在保留原著本来面貌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修订，增补了新的材料，使书稿更加完美。我们希望：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到来之际，呈献给广大读者的这部丛书，能给您带来愉快的回顾、有益的知识和理论创新的热情，以更加昂扬的激情投身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去。

编　辑　者
2007 年 10 月

前　　言

《战术的哲学基础》，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七五”规划的重点课题之一。作为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研究战术问题的专著，在我国学术界是一次尝试和创造。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战斗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分析，着重对战术的本质、规律，研究战术的方法和认识的原理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抽象与概括，并紧密结合战术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包括一些重要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书中大量引用了古今中外战史战例、军事名著中的有关资料，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作者还注意把现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论，以及相应的科学方法引入战术学的研究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战术的哲学基础的内容。本书基本观点正确，逻辑推理严密，运用材料翔实，深入浅出，观点鲜明，论证充分，结构合理，层次清楚，文笔明快流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既可作为专业理论研究人员的参考书，又适合部队广大干部和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军事爱好者阅读。

本书于1992年12月由解放军出版社编辑出版，新华书店经销，受到军内外读者广泛欢迎，多次获奖，被作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研究生教材、军事科学院研究生辅助教材。在纪念我军建军80周年和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特修订再版，以飨读者。

目 录

第一篇 绪 论

第一章 战术的哲学基础概述	(3)
第一节 战术的哲学基础的研究对象	(3)
第二节 战术的哲学基础的核心内容	(9)

第二章 历代战术的哲学基础	(13)
第一节 中国传统战术理论中的哲学思想	(13)
第二节 西方近代战术理论中的哲学思想	(2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战术理论中的哲学思想	(25)

第三章 研究战术的哲学基础的观点和方法	(46)
第一节 战术的哲学基础研究的指导观点	(46)
第二节 战术的哲学基础研究的基本方法	(57)

第二篇 战术本质论

第四章 战术的客观性	(72)
第一节 技术决定战术	(72)

第二节 战术以战斗实际为依据	(93)
第三节 战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102)
第五章 战术的科学性	(126)
第一节 战术是战斗制胜的策略与艺术	(126)
第二节 战术在战斗计划和战斗指挥中的体现	(129)
第三节 战术是智与勇的统一	(136)
第六章 战术的能动性	(144)
第一节 战斗活动的主体性	(144)
第二节 战斗活动的目的性	(163)
第三篇 战术辩证法	
第七章 战斗中量与质的转化	(177)
第一节 战斗中的质	(177)
第二节 战斗中的数量关系	(183)
第三节 质量互变的战术意义	(191)
第八章 战斗中的矛盾及其在战术上的反映	(201)
第一节 战斗过程是尖锐复杂的矛盾复合体	(201)
第二节 矛盾原理是制订战术的理论依据	(210)
第三节 战术的两重性	(227)
第九章 战斗活动的过程性	(233)
第一节 战斗过程的耗散性与组织性	(234)
第二节 战斗过程的连续性与间断性	(247)
第三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战术学中的体现	(256)

目 录

第十章 唯物辩证法若干范畴的战术意义	(263)
第一节 原因和结果	(263)
第二节 必然性和偶然性	(274)
第三节 可能性和现实性	(282)
第四节 内容和形式	(286)
第五节 本质和现象	(291)
 第四篇 战术认识论		
第十一章 战术认识论的基本内容	(301)
第一节 战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301)
第二节 战术认识的产生与发展	(309)
第三节 战斗中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的形式	(321)
第十二章 战术认识的特点	(328)
第一节 战术认识的时效性	(328)
第二节 战术认识的预见性	(336)
第三节 战术认识的知行同一性	(344)
第十三章 战术认识的基本方式	(350)
第一节 感性直观法	(350)
第二节 逻辑推导法	(356)
第三节 思维跳跃法	(366)
主要参考文献	(375)
修订版后记	(377)

第一篇 絮 论

“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原由“爱”（phileo）和“智慧”（Sophia）组成。在古汉语中，“哲”字含有“智慧”、“聪明”、“贤明”、“通晓事理”等意义。人们通常认为，哲学是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

恩格斯明确指出，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毛泽东认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①。这就是说：哲学不是普通的科学知识，也不是科学知识的综合。

同时，又不能把哲学理解成脱离实际的“玄学”或者“科学的科学”。事实上，“哲学没有任何的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间。”^②（列宁）我们应当重视哲学同具体科学、同人类实践活动的联系。

任何科学都以特定的哲学为指导、为基础——不是自觉的，就是盲目的；不是系统的，就是零碎的；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一切科学研究——包括军事科学及其子学科研究——应当深入探讨其哲学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列宁全集》第1卷第3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战术的哲学基础

战斗是敌对双方的战术兵团、部队、分队所进行的有组织的武装冲突，是敌对双方力量和智慧的殊死较量。战术是指导和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是参战者特别是指挥员智慧的反映，其中既深刻又具体地体现出一定的哲学观念。因此，我军指战员学习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锐利武器对战斗和战术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揭示其本质、规律和特点，从而提高战术水平和指挥能力。

我军在长期人民战争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其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灿烂光辉。深入探讨战术的哲学基础，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军作战经验和优良传统，促进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章 战术的哲学基础概述

人们的认识过程，遵循由浅到深、从低到高、从抽象到具体的轨迹。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战术，是战术学理论的深化和飞跃。战术——战术学——战术的哲学基础，依次勾勒出关于战术的思想理论发展的脉络。

第一节 战术的哲学基础的研究对象

战术的哲学基础既不研究具体的战略原则和方法（与战略学相区别），也不全面研究军事领域中的所有哲学问题（与军事辩证法<军事哲学>相区别）。“战术的哲学基础”研究的是战术中的哲学问题，是从哲学的高度对战术学理论的进一步抽象与概括。

战术含有“法”与“术”的意义。其中“法”既指具体的方法、办法，又有标准、规范、法则等含义；“术”则有方术、术策的意思。中国近代，人们称战术为“战斗之法”，或“运用军队之方术”、“战场内指挥团队之术策”等；把战斗队形、部署、指挥等，作为战术的主要内容；有的则把战术概括为“战斗的科学”或者“既是战斗科学，又是指挥艺术”。诸如此类的观念，尽管说法各异，但都说明：“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

战术的哲学基础

学问”^①，是指导和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是指挥员在组织和实施战斗的过程中，为了有效地发挥己方的战斗力、实现战斗的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战斗体现战术，战术指导战斗，战术与战斗过程融为一体，不可分解。

战术学摆脱了战术所具有的“直接现实性”和操作性的特征，是对于战术手段的理论概括。其基本任务是揭示战斗的本质、规律及其内在机制和表现形式，提出战斗的原则，并加以科学的论证，以形成指导战术兵团、部队、分队组织和实施战斗的系统理论。战术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的产生说明人们对于战斗和战术的研究达到了理论化的阶段。即是说，战术学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于战斗和战术的了解，已经不是停留在感性的、现象的、经验的阶段，而是深入到了较为深刻的层次，达到了本质性、规律性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战术学具有各不相同的和特定的内容。“合同战术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诸军兵种协同进行的战斗和合同战术，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军战术研究新的广度和深度。

战术学作为具体的和特定的学科，其研究只能达到有限的理论深度，而不能充分揭示出战术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因此，有必要专门研究战术中的哲学问题，把战术学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把我军关于战术理论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这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的规定性。“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② 人的思维从“个

① [普]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第134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6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别”经过“特殊”上升到“普遍”，这是辩证法所了解的思维发展过程和规律。与此相一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知性认识，然后再到理性认识。其中，感性认识是全部过程的起点，是对事物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表面性的描述，它反映的是个别性，其特征是具体、生动、直观、零散和肤浅。知性认识是分析、抽象的产物，是对感性认识的蒸馏和升华。它深入到了事物的内部，是对对象某些部分、某些规定的本质性的认识，对事物做出质的或量的规定，达到了研究结果的精确性。知性认识比感性认识深刻得多，但它还只是孤立的与僵硬的，还不是对事物最终的和彻底的认识。认识进一步发展，便由知性达到了理性。理性认识是对于事物的全体及其内部联系的深刻认识。

关于认识发展阶段的“感性——知性——理性”“三阶段说”，是以全部哲学史作为基础的、更为科学和严谨的观念。其中，重要的问题是要承认并正确地了解知性与理性的联系和区别。恩格斯曾经把二者的关系比作“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关系，以及分类学中“种”与“属”的关系。他认为种的概念、知性分析，是一切科学活动的基础，离开它，一切科学将不复存在；知性分析的结果，在它的范围之内，对于日常应用，是有效的；但是，知性认识只有深化到理性认识，才能既看到区别，又看到联系；既看到事物，又看到运动；既承认“非此即彼”，又承认“亦此亦彼”，因而达到对于普遍性、绝对性的认识，达到辩证法。

就战术研究来说，“战术”同战斗直接结合，具有实践的、直观的特征，应当算是感性阶段。“战术学”是对战术的初步抽象和概括，揭示出战斗的本质、规律，达到了对于战斗与战术的确定性的了解。战术学同其他具体科学部门与学科一样，本质上属于知性认识。从“战术学理论”发展到“战术的哲学基础”，才能达到对于战斗与战术的辩证思考和理性把握，加深对于战术

战术的哲学基础

的理解水平，提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训练和战斗的自觉性。

概括地说：

感性——知性——理性，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

战术——战术学——战术的哲学基础，这是战术理论发展的逻辑进程。

研究战术，之所以需要上升到哲学，是由于战术本身存在大量的哲学问题，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得到全面、完满的解决。换言之，只有从哲学的角度对战术进行研究，才能真正深刻地了解战术的本质，为正确地和深刻地理解战术、能动地和灵活地运用战术，奠定牢固的理论基础。

首先，战术表现出主观同客观的关系。如何处理主客观关系，是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机械论的试金石。战斗是相互对立的武装力量之间的殊死争斗。敌对双方的实力、态势以及所处的战场环境等等，都是客观的。战斗过程具有客观的、确定的规律性。如实地反映战斗的客观情况和规律，一切以敌情、我情、时间、地点等客观条件为转移，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是在制订和运用战术时所应当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与此相反，无视战斗过程的客观情况、否认战斗规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势必使主观指导脱离客观实际，采用错误的战术，导致战斗的失败；拘泥于客观条件，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则是机械唯物论的反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便谈不到任何战术了。

其次，战术体现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分歧。唯物辩证法本身具有“观点”和“方法”两种含义。战术作为进行战斗的“术”与“法”，就其灵活机动的性质来说，反映出辩证法的思想，是辩证法内容的活生生的体现。一般说来，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包括联系的与发展的原则；质量互变规律，对立面相互渗透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内容和形式、现象和本质等若干成对的范

畴。从这些观点出发研究、制订和运用战术，人们便有可能树立客观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既看到现状，又看到变化，并能正确地把握战场情况变化的过程、规律和趋势，正确处理战斗中的矛盾，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克服偶然因素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将取胜的可能转化为现实，真正体现出战术的灵活性，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与此相反，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指导战斗、运用战术时要竭力避免和坚决反对的。

再次，认识论问题在战术中也体现得十分直接、深刻。毛泽东把人类的实践活动区分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类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斗无疑是阶级斗争这一社会实践类型的激烈形式和生动表现。战术十分直接和具体地反映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深入思考战术与战斗的关系，研究战术认识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以及对战斗实践的指导意义，探讨战术认识的特点和方法，无疑会加深对战术的理解，提高制订战术的水平和运用战术的能力。

总而言之，战术中存在大量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战术本身所固有的，又处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战术学”的研究范围，专门地、系统地进行“战术的哲学基础”的研究，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任何理论研究，都需要通过一系列概念和术语来表达其思想理论内容。这些概念和术语是人们认识之网上的纽结，是认识过程中的小阶段，是表达思想、互相交流的工具。“战术的哲学基础”的研究，作为一种探索和尝试，是否需要另起炉灶、提出和建立一套全新的概念和范畴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当代科学如雨后春笋，要求每一研究领域、每一学科都提出全新的术语，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倘若勉为其难硬要这样做，其结果是使得所谓的“新学科”脱离人类文明大道，游离于既有科学系统之外。战术的哲学基础既然以战术中的哲学

问题为研究对象，同战术、同军事、同哲学、同科学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便不可能也不必要“独创”出全新的概念与范畴。表达战术的哲学基础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和术语，大致有四种类型：

一是沿用历史上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军事术语。历史上，特别是我国古代兵书中有许多含义深刻的术语，如“奇”、“正”，“虚”、“实”，“柔”、“刚”，“轻”、“重”，“迂”、“直”，“逸”、“劳”，以及“势”、“形”等等。这些术语已经不仅仅表达战法与术策，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我们完全可以沿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军事概念，用以表达战术中的哲学思想。当然，古兵书中的许多术语已经不作为我军的军语，在沿用这些术语时，必须用规范军语给予通俗的解释，以便沟通古代术语与现代军语，使人们易于理解和把握。

二是将现成的哲学范畴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严密的范畴体系。随着哲学教育的深入和哲学思想的普及，许多范畴对于我军广大指战员来说，已经深入人心、脍炙人口。这对于战术的哲学基础的研究十分有利。我们完全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引入战术领域，使之具体化。例如，“时间”、“空间”、“实践”、“认识”等哲学范畴本来具有十分宽泛的意义，当把它们应用于战术的研究时，其意义就是指“战斗时间”、“战斗空间”、“战斗实践”、“战术认识”。哲学的一般范畴在战术中具体化，表达出特定的思想，这是战术的哲学基础研究的基本途径。

三是科学技术综合理论术语转义。以系统论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提出了许多含义明确的术语，已经对科学技术各部门、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对军事领域、同时也对哲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战术的哲学基础的研究，既不能简单地套用这类术语，也不可轻率地拒斥它们。应当注意吸收，转义使用。例如，对于“系统”、“组织”、“控制”、“反馈”、“信息”、“耗